

人间真情

我的二伯

■傅志泰

二伯今年85岁了,他是我妻子的二伯,也就是我岳父的二哥,是我老丈人一样值得敬重的长辈。我岳父的老家在河上镇凤凰坞村,群山环抱,风景秀丽,有上千年的文化底蕴。岳父当兵离开家乡后在城里安了家,留下几位兄弟仍然住在这个古村落。我与二伯第一次见面还是在30年前的春节,我第一次随岳父到老家拜年。那时交通还不方便,虽然离城区只有30多公里的路,但好客的二伯再三挽留我们晚上住下来第二天再走。二伯脸上总是挂着淳朴的笑,喝酒劝酒有着南片人的热情豪爽,待人真诚厚道。我们俩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这时我才明白,为什么老婆总是说小时候回老家是最幸福的时光。这30年来,每年春节去河上伯伯家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保留项目。自己有了小年后,当天往返河上方便了许多,但二伯还总是要让我们吃过晚饭再回去。

二伯在当地也算是个能人,有较高的威望。他当过多年的村支书,后来又到萧山树脂厂工作,成了这家知名企业的车间主任。他工作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抽屉里装满了荣誉证书。那时城乡差距大,人们都以拥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为荣。二伯育有一儿两女,退休时就让他儿子顶职变了城镇户口,原本他想让儿子在城里娶妻安家,可儿子偏偏爱上了邻村的农家姑娘。通情达理的二伯见儿子喜欢,也没有过多干涉。娶进门的媳妇贤惠孝顺又能干,不仅在村里办过幼儿园,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一名公办幼儿教师。二伯退休后待在家里,劈柴种菜,与二伯母俩人烧饭、搞卫生、带孙女,全力支持儿子儿媳的工作,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儿子因企业破产下岗后,尽管与二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省里市里都有当大领导的,但二伯就是不愿上门去找他们帮儿子找一个新的工作,他说自己是一名老党员,不能给组织添麻烦。最后他儿子还是凭自己一手过硬的水电专业技术,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了用武之地。

今年的夏天特别热,听岳父说二伯生病住院了。由于疫情原因,本来打算等他出院后再去老家探望的,不料天气刚刚有点凉快,就传来了二伯离世的噩耗。与妻子匆匆赶到河上,已是阴阳两隔。看到二伯最疼爱的孙女发在朋友圈的一句话:“此去隔山隔海,往后月亮便多了您的模样”,我的双眼突然模糊了。今晚数百亲朋好友聚在一起,送别二伯,他的家人用好菜好酒款待来客,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二伯“来来来,我们喝酒”这句最熟悉、最亲切的话了。“人生有酒须当醉,一滴何曾到九泉”。今晚如有喝醉的,一定是那个因思念二伯而最悲伤的人。

湘湖诗会

西湖十景

■朱超范

苏堤春晓

堤上频传窃窕声,弄春无慢踏青行。依山楼阁斜阳卧,环水江湖烟雨生。绿柳随舟应有意,黄鹂啼客岂无情。碧桃红杏曾相识,只显风流不计名。

曲院风荷

绿荫早比旧时多,拂面飘香过绮罗。景雅偏宜酬倦酒,格高还爱听清歌。接天叶瓣碧如染,漫水芙蓉赤似磨。湖畔佳人红靛漾,元来曲院醉风荷。

平湖秋月

秋来只爱月轮孤,又托冰心寄玉壶。红粉不知何处有,清芬难说此时无。水浮亭院存形胜,舟载笙歌入画图。夜静波平更如镜,西施照愧忆西湖。

断桥残雪

孤山霁色夕阳酬,错认梅花半掩羞。客路茫茫迟日月,烟波隐隐待春秋。寒云葛岭红尘远,残雪断桥清梦悠。莫说而今白娘子,犹同苏小见风流。

花港观鱼

湖水涟漪逸气余,波心映月共芙蕖。红苞萼萼鳞鲜嘬,青伞田田蕴藻舒。投饵无心敲玉镜,凭栏有意问嘉鱼。清波若沐仍为狱,怎奈搔头霜满梳。

柳浪闻莺

临风又啖最高枝,黄鸟清音快吐怡。今古有缘堪绝唱,江湖无际奈修辞。应偕柳絮春光朗,未怨荷花夏色迟。翠绿成荫图画似,丹青写出万条丝。

三潭印月

宝鉴开奁漫上玄,瀛洲方丈欲争妍。并非物外三潭月,且识人间一味禅。水浸骊龙涵缩影,空驰金凤落寒烟。西湖欲问风光好,佳气葱茏共画船。

双峰插云

崔巍对峙势凌空,古塔疏林翠霭中。吴越千秋开胜景,乾坤一气吸清风。废兴多少飞云白,吟咏流连落日红。欲写西湖烟雨秀,双峰如笔莫争雄。

雷峰夕照

送目无须翠黛披,袈装百缀镜中窥。山连夕照红霞绕,塔矗雷峰紫气垂。老衲殷勤倾奉酒,美人嫋静索题诗。许郎如唤白娘子,同入扁舟应未迟。

注:明人云“湖上两序屠,宝微如美人,雷峰如老衲。”

南屏晚钟

暮云钟磬动南屏,隐约初传达上层。领略青山无俗客,思过沧海有高僧。月随禅韵相偕落,风递清音自此升。漫道何方崇佛法,悠扬鼓乐古今仍。

“跌跤坐坐”又何妨

■马马

民间有自成一格的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,渗透着农耕文化特有的气息。

比如初学走路的小孩子,从举步维艰到跌跌撞撞再到健步如飞,难免有个过程。这中间,摔跤是常常发生的事。除了把桌椅板凳移到角落,腾出空间给孩子,用实际行动支持扶持以外,乡间的人们在话语上也同样是鼓励的。面对摔倒在地号啕大哭的小朋友,年轻父母总要心疼不已,而长辈们则会说:跌跤大大,跌跤大大!意谓摔倒一次孩子就成长一次。成长过程中,这一“跌跤大大”的说法,实在是很有哲理的,“吃一堑长一智”嘛,所谓成功,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。

然而,与这一种“跌跤大大”不同,说到“跌跤坐坐”,则带有了嘲讽讥笑揶揄的成分。

我曾经听某婶子数落她老公道:说好一早去土产公司卖萝卜干,困过

头半个钟头,别人排队,偌却去一边吃馄饨,钞票咵有拿进先用起来。等偌吃好弄好,收萝卜干的人都要去吃罢饭哉。跌跤坐坐,竟有你这种人,真当气数。这婶子是有名的快嘴,一旁的男人并没有声响,大约是习惯了,或者竟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大妥当吧。

我体味着这一句“跌跤坐坐”,觉得它包含的意思很丰富,既有不该跌跤之意,又有跌倒了之后就该赶紧爬起来迎头赶上大部队的意思。还原婶子的意思,就是批评老公不该睡过头,既然睡过头了,就该把自行车骑快些,更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吃早饭。

思想起来,这件事真是有趣极了。

我们身边的人大致分两种:一种是抓紧抓紧再抓紧,绝不让时间白白流逝,工作生活都用上优选法,单位时间有效利用率惊人,仿佛大机器生产线上的工人。陈佩斯、朱时茂演过

一个小品——堂倌端出一碗面直接倒在桌上,说“里面等着洗碗呢”,真让人笑死。快则快矣,但除了快,还有个啥?

明人张宗子《陶庵梦忆》里写的一个故事,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钱塘江边的西兴人,所以记得极清楚。“昔有西陵脚伕为人担酒,失足破其瓮,念无所偿,痴坐傻想:得是梦便好。”一个过塘行的伙计因跌跤把别人的酒瓮摔碎了,又赔不起,就坐在地上傻想,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而已。在这里,“跌跤坐坐”展现的,是一种无奈,一种绝望。要是跌跤之后马上起身而去,我并不认为是一种潇洒,我想这脚伕肯定是逃走,可能逃到钱塘江北岸的杭州城里,省得赔钱。

今年夏天特别热,据说是五十年未遇的热,啤酒之类的饮品成了热销货物。一个快递小哥在路上飞驰,突然,跌跤了,货物落了一地。天是如此之热,客户也要给差评了,怎么

办?小哥的心情肯定沮丧到了极点。然而,我们在视频里看到这么一幕:小哥坐在地上,在散落的货物中拿了一罐啤酒,开始喝起来。看到这里,我不禁为这个小哥鼓起掌来,觉得这小哥真是潇洒至极。

生活中,不妨“跌跤坐坐”。下雨了,有人问一个走得慢的人为什么不跑,那人说:跑什么跑,前面照样在下雨。说得妙。

去年两全其美的往事一下跳到了眼前。那时她还活跃在我们公司,为了给家里大丰收的脐橙销货,让家里邮寄过来三大箱,同事们试吃后都毫不犹豫咔咔下单。想起平日在微信里嘘寒问暖的舍友们、远亲们,果断给她们寄去我的诚心问候,味蕾品鉴后的她们也纷纷紧随其后,赣南脐橙的清香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。

此刻,我望向窗外,胭脂色的夕阳下,路边的桂花正开。悠长的记忆深深激活了味蕾,同事的脐橙之约在我心里泛起诗意的浪花来……

上周朋友圈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兴趣,前同事发了一条公告:官宣官宣啦,我家赣南脐橙 11月10号左右开始采摘,到时会逐一通知大家,感谢大家对我家脐橙的厚爱……我满心欢喜地私聊了她:到时一定要通知我哦!

和苏轼一样,我对橙子的挚爱也有一番因缘。孩子两岁时,发了一次揪心的高烧,反复不退,病怏怏的她食欲降到了冰点,任凭喂食什么好吃的都统统外吐,肉眼可见的日渐消瘦,那几天全家的心情一直跟着温度计在过山车。机智的母亲从超市买了应季的橙子,榨汁给她喝,没想到一下打通了她食欲的“任督二脉”,悬空的心才从她恢复的精气神里慢慢放下。如今孩子已经六岁,每当看到上市的橙子都会买来,看到她满嘴爆汁的快乐,心里无比甜美。

淡定沉稳;心上的秋气,不是忧伤,而是一种见好就收的成熟,一种自得其乐的圆融,这股通透,方才让大文豪生出此等隽永情愫吧。人生的“激流勇退”时刻不正是生命的“橙黄橘绿”之时吗?

我们送东西。地里种的瓜果蔬菜,自家养的鸡鸭,塘里挖上来的鱼虾,还有一捆捆我们最爱吃的甘蔗。这些东西,都是大伯母打理的。这些年,他们从土地上收获的,她总不忘给我们家留一份。

有一年,我爸为了给我们解馋,到围垦大伯家种了几分地的甘蔗。说说是我们种的,帮我们打理的都是大伯母。秋天的时候,我们全家去“砍”甘蔗。一见到甘蔗,青的红的都有,长得比人都要高了,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。孩子们自然是新奇的,围着大伯母家的鸡窝羊圈,哪里还顾得上地里的甘蔗。大伯母总是一阵“咯咯咯”的笑声走过来,手里提着柴刀,一把抓住一支甘蔗,提刀、落下,“咔”一声砍下根,再“咔”一声砍掉梢头,没一会儿十来支甘蔗躺在了泥土上。等我带着孩子们转到甘蔗地,地里的甘蔗都没了。

大伯母麻利地捡起几支,沿着河步道,把拖着的甘蔗扔到鱼塘,再一把

心香一瓣

最是橙黄橘绿时

■洪梅

刚入冬,橙子就陆续在摊街、超市跟大家见面了。

在我眼里,橙子是柑橘家族里的臻品,是橘子的升级版。你看,它不仅外表更为光泽圆润,内在也更为富足丰盈。灿灿一刀切开,嫩豆腐似的果肉黄灿灿、亮闪闪,一团锦绣,内秀到没有核,从内到外都是让人食欲爆棚的湛黄色,一种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扑面而来,沁入心田。

橙子几乎不用挑,闭眼可购。不像橘子需要经验的支撑,专挑皮薄黄灿的才不容易踩坑,橙酸的概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更神奇的是,和橙子一起专挑初冬闪亮登场的柚子、山核桃,似乎早就商量好似的,都裹着一层坚实的外衣,也许跟我们人一样为了抵御越来越浓的寒意吧,也因此内秀深藏得更为彻底。

凡人脸谱

“甜美”的笑声

■潘青霞

秋天了,又到了甘蔗成熟的季节。每年秋天,常年在东江围垦的阿根大伯夫妇俩,总是托人给我们家稍上一捆甘蔗。我们全家虽然牙口不好,但对甘蔗一直情有独钟,那泥在地里,脏在手里却甜到心中,也成为一

个固定的寄托。因此,每年的秋凉乍起之时,一个期盼、一种渴望便徘徊在心头。这一天下班回家,就看到门口竖立的一捆红皮甘蔗。我欣喜若狂,快速把包放下,趁着还没到饭点,迅速解开麻绳,抽出一根了,去自来水下冲好,用菜刀砍下半截,也不用削皮,直接上口啃了起来。冰凉鲜甜的味道直抵心里,那汁水那惬意,没有任何一种饮料可以媲美。

边啃边问,这是不是大伯家拿来的?我妈应付着:“是啊,今天大伯和大伯母刚来过,带了好多土货。喏,还有呢。”我随着妈妈的眼神一看,还有用塑料袋装的两大袋鸡蛋和鸭蛋。“挑个双休日,我们去看望一下他

们。”“好的呀!”我虽然答应着,但每次都是因为各种事情一拖再拖。

万万没想到,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那一天早上,我被妈妈的电话声吵醒,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,听了几遍才听清:阿根大伯俩夫妻晚上遭遇车祸,大伯母送医院不治身亡,大伯父也受了重伤。

“嗡”的一声,我似乎天晕地转。那么好的大伯母,每次看到我们都“咯咯咯”笑个不停的大伯母,我一直想去看看的大伯母,就这么没了。

阿根大伯夫妇俩,其实和我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,他们是我家几十年的老邻居。早些年,大伯家生活艰苦,我们家能帮衬就帮衬些,大到他们家造房子、两个女儿出嫁,小到给他们送点吃的用的。印象中他们的日子虽然不如我们,但日常总能听到大伯母爽朗的笑声,隔了一条马路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后来他们到围垦包土地、包鱼塘,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,总是隔三差五

朝花夕拾

母亲的番薯地

■瞿春红

母亲年轻时在纸箱厂工作,与农事不大沾边;没想到退休后,却恋上了土地,日日耕耘,欲罢不能。去年,她为了在台风天抢救毛毛菜,脆弱的脊椎不堪重负,断裂了。母亲忽然意识到:自己老了。

住院的时候誓旦旦,再不下地了;一出院,好了伤疤忘了疼,赶着趟儿耘地、播种。逮着我回老家,母亲就兴冲冲地拉着我去菜地摘菜,菜是长得真好,整齐,茂盛。我只能惊叹母亲真是个聪明人,在厂里做管管员是一把手,退隐了种菜照样是好把式。

暑假,持续高温,老家更是连日盼不来一场雨。母亲惦记种在村里大塘下的红薯,说红薯虽不娇气,耐旱,可

也扛不住这么辣的太阳,她要去挑水浇红薯。妹妹怕她中暑,赶紧拦住,宽慰母亲说:“晒枯就晒枯吧,又不是什么稀罕物,现在谁还馋这个?”母亲嘴上“哦哦”应着,表情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懂母亲的心思:这不是稀罕不稀罕或是馋不馋的事。母亲呀,一旦播了种,对这些苗儿就有了感情。

于是我自告奋勇地提出给红薯浇水。母亲赶紧阻止:“你膝盖不好,不能负重,再说,你从小到大,哪干过这个?”母亲这么一说,我更非去不可了:“我是你女儿,你能干,我就能干。”我知道初次尝试,总有困难来阻挠,可我有脑子,善想法子,办法总比问题多。太阳还没冒头,我就带着浇水工

具出发了。我事先勘探过红薯地,虽说离娘姨家不远,但水龙头距离菜地约有百米之距,若是让我一桶一桶提过去,恐怕活没干完,人已累趴,我这条拄过拐杖的右腿估计又要闹革命。因此,我特地学会了母亲的三轮车,我把大桶放在车上,用小桶接水倒入大桶,一直到把大桶灌满,再把小桶接满水放上车,骑着三轮车直奔番薯地。

为了让干渴的红薯得到滋润,我在水里加入了一些复合肥,搅拌均匀后水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黑色,仿佛含了沉甸甸的营养。我先用小桶的水,再将大桶里的水舀进小桶再去浇。水来之不易,我得把它用得实实在在,可不敢浪费一丝一毫。我从车上拿下了小板凳,直着

腰坐在板凳上,慢条斯理地扒开叶子,将满满的一碗水对准根部倒下去。水浇灌着番薯,发出了吱吱啦啦的声音,多么动听的声音,地下的红薯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拔节生长。如此浇水是麻烦了点儿,可我有的是耐心,我的耐心让红薯苗在干旱的夏季得到了灌溉,也保护了我的腿,我的腰。我毕竟是母亲的女儿,母亲懂的,我自然也能知晓。对于做人做事,我们都有一颗敏感而执着的心。

毒辣辣的日头开启了“烧烤”模式,我已经坐在家里悠闲地喝着清茶,向母亲汇报她的番薯地。我眉飞色舞地诉说着我的创意,母亲心满意足地听着女儿的卖弄……